

道德真經取善集卷之六

悲一

宋 鮑 陽 居士 李 霖 集

御註道無方體德有成虧合於道則無德之可名別於德則有名之可辨仁義禮智隨量而受因時而施是德而已體道者異乎此故列于下經

王元澤曰德者得也物生乎道而各得於道故謂之性得其性而不失則德之全也德未嘗異道而有其德者皆至於自私而失道彼真人者不然性命道德之實渾乎而為一而四者之名應世而殊號吾莫知其異亦莫知其同也是德之玄者也雖然德者得也能無失乎哉唯以無得為德而德乎不德則可謂至矣是體道者也非有德者也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御註物得以生謂之德同焉皆得默與道會過而不悔當而不自得也是謂不德孔子不居其聖而為聖之時乃所以有德

王弼曰上德之人唯道是用不德其德無執無用故能有德

谷神子曰上德不德與道同也

德者得也得道之謂也上德之人與道同而無得心是以有德清靜經曰雖名得道實無所得至禮不人至義不物至智不謀至仁無親所謂不人不物不謀無親者不德也不德則至矣所以為德之上經曰上德若谷

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御註認而有之自私以失道何德之有成玄英曰未造其極故稱為下執德不忘故稱不失

蘇子由曰聖人從心所欲不踰矩非有意於德而德自足其下知德之貴勉強以求不失蓋僅自完爾而何德之有谷神子曰下德不失德德得也

下德者散道以為德也故覽雙為仁蹉跎為義摘僻為禮以繫為智雖名不失德去道也遠是以無德

上德無為而無以為

御註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不行而上德也

唐明皇曰知無為而無為者非至也無以無為而無為者至矣

王元澤曰上德無為然亦無所事為而德自足

曹道冲曰德之上者本自無為非故造無為之念也

呂吉甫曰上德無為非故無為也率得之自然而實無以為也

顧歡曰言上德之化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其迹不彰故曰無為為既無迹心亦無欲故曰無以為

故上德之無為非徇無為之美但含孚淳樸適自無為故云而無以為此心迹俱無為也

下德為之而有以為

呂吉甫曰下德不知出此而為之故不能不有以為也夫德無以為足矣而且仁

焉則是為之也

下德之人不思則不得不行則不至是以既不至於無為而又勢當有為也

上仁為之而無以為

御註克舜性之仁覆天下而非利之也故無以為

河上公曰兼濟無偏其仁無上故言上仁也為之者為仁恩也功成不居事遂不宰無以執為

舒王曰仁者有所愛有所親也唯其有所

親愛則不能無為矣其下者可知也

王元澤曰仁乃善之長德之別名既別於德則是為之也然聖人之仁盡性而足不俟於作故無以為

上義為之而有以為

御註列敵度宜之謂義以立我以制事能無為乎

唐明皇曰義者裁非之謂謂為裁非之義故云為之有以裁非斷割令得其宜故云而有以為此則心迹俱有為也

雜說曰上德無為而無以為義皇也上仁為之而無以為克舜也上義為之而有以為湯武也上義下德也或曰湯武大聖人也謂之下德可乎曰聖人之所同者心也德之所以有上下者時也大聖人者易地則皆然

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嚴君平曰虛無無為開道萬物謂之道人清靜因應無所不為謂之德人兼愛萬物博施無窮謂之仁人理名正實處事之宜謂之義人謙退辭遜恭以守和謂之禮人此五者皆可道也陳迹也非至至者也至者一尚不存安有其五

吳筠曰禮智者制亂之大防也道德者撫亂之宏綱也然則道為禮之本禮為道之末執本者易而固持末者難而危故人主以道為心以德為體以仁義為車服以禮智為冠冕則垂拱而天下化矣若尚禮智而忘道德者所謂有容飾而無心靈雖乾乾夕惕而天下弊矣

仁者施之而已義則擇所施之宜者也未責所報也禮則施報矣來而不往非禮也往而不來亦非禮也施報之義也行禮於彼而彼不應則攘臂而怒以相仍引攘臂者攘除衣袂以出臂也春秋之時一言之不辭一拜之不中兩國為之暴骨則攘臂而仍之尚其患之小者

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御註道不可致故失道而後德德不可至故失德而後仁仁可為之為則近乎義故失仁而後義義可虧也虧則飾以禮故失義而後禮至於禮則離道滋遠所失滋眾矣凡物不並盛陰陽是也理相奪予威德是也實厚者貌薄父子之禮是也由是觀之禮繁者實必衰也實衰則偽繼之而爭亂作故曰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

唐明皇曰失道者失上德也上德合道故云失道夫道德仁義者時俗夷險之名也故道衰而德見德失而仁存仁亡而義立

故道衰而德見德失而仁存仁亡而義立

故道衰而德見德失而仁存仁亡而義立

義喪而禮救斯皆適時之用爾故論禮於
淳樸之代非狂則悖忘禮於澆漓之日非
愚則誣若能解而更張者當退禮而行義
退義而行仁退仁而行德忘德而合道人
反淳樸則上德之無為也

纂微曰忽道德仁義而專以禮教為用者
豈非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乎若乃尊道德
仁義而兼用禮教者是禮之上也則何往
而不治哉

忠則不欺信則不妄莊子曰至德之世實
而不知以為忠當而不知以為信雖有忠
信而不知至於用禮則玉帛交馳施報相
望擊蹠曲拳辭讓謙卑徒為貌恭而已其
心未必然也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信行
容體而順乎文禮也禮樂徇行天下亂矣

太上言禮為法文

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
取此

呂吉甫曰忘仁義絕禮學遺智慧而志於
道德之大全是之謂去彼取此

道德厚實也禮智華薄也是以大丈夫去
彼禮智之華薄取此道德之厚實此大大
夫所以備道而全德此章主道之本而言
也仁義禮智而道之失也上德者與道同
也故不德也以退仁義實禮智而志於道

德之厚實非真大丈夫不能取此

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

昔之得一者

陸佃曰入於一道將得出於一道將失一
者有無之界也列子曰一者形變之始

自今言古謂之昔昔者指天地之後而言
也經曰道生一於物為精古昔得一者天
地神人物是也上下幽明雖則不齊得手
一則未始不齊故下文云其致之一也一
者本也

天得一以清

顧歡曰天者純陽之氣得一故輕清於上

地得一以寧

顧歡曰地者純陰之質得一故安靜於下
神得一以靈

河上公曰言神得一故能變化無形
王元澤曰神謂鬼神之神靈者神之散也
谷得一以盈

郭象曰谷川谷也谷川得一故能泉源流
潤溪壑盈滿

王元澤曰一之為一無乎不徧故谷虛而
能應者一存乎中也

陸佃曰虛者谷之體盈者谷之用

萬物得一以生

張君相曰有識無情總號萬物同稟一道
以得生成

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其致之

御註莊子曰通於一萬事畢致一則不貳
抱一則不離守一則不遷能知一則無一
之不知不能知一則無一之能知昔之得

一者體天下之至精物無得而偶之者故

確然乎上者純粹而不雜隤然乎下者靜
止而不變至幽而無形者神也得一則不
昧至虛而善應者谷也得一則不窮萬物
以精化形故得一以生侯王以獨制眾故

得一以為天下正自天地以至于侯王雖上下異位幽明散殊而天之所以清地之所以寧侯王之所以為天下正非他求而外鑠也一以致之而已故曰其致之一也王元澤曰一者不二在彼在此其所謂一其體常一無有別一故唯一能致一不可以他致一也一之為義天下之至精唯精故能神神則盡之矣而神之為德常在一也

侯王以寡統眾以得一故為天下正易曰

天下之動正夫一而止

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蹙

御註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裂則無以覆發則無以載發泄也神依人而行者也敬則無所不谷受而不藏者也竭則莫之應聚則精氣為物得一以生故也散則遊魂為變夫一以滅故也滅者生之息惟正也能御萬變而獨立乎萬物之上無以為正而

貴高將不足以自保能無蹙乎蹙者上之仆

王元澤曰一之為一無乎不在欲言其理辭不勝窮且以人形言之凡人初生精為之本因精集神體象斯具精之既喪形斃

神離或德或形其理無二

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

御註賤者貴之所恃以為固下者高之所自起世之人觀其末而聖人探其本世之人見其成而聖人察其微故常得一也

孫登曰九重之臺起於累土百仞之高元

手一貴以况專貴卑下為基

王元澤曰水於五行其數為一而趨下不爭陰陽之情也知此道者雖居貴高而不忘基本故居位也安猶體神而存精則神常存也

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殺此其以賤為本邪

非乎

御註孤寡不殺名之賤者也而侯王以為稱知所本而已侯王所以貴高而不蹙其

以此乎

顧歡曰孤是無父之稱寡者偏喪之名不殺者不善也謂非物宗不能總眾之辭凡此三者皆人之所賤而侯王自以為稱豈非以賤為本乎非者詳問之辭言侯王以孤寡不殺自目明其以賤為本

王元澤曰一於數至少而為萬物本故知本在於賤知賤乃真貴也

故致數與無與

御註自高以勝物自貴以賤物強而不知

守以柔白而不知守以黑以求譽於世而致數譽則過情之譽暴集無實之毀隨至所以無譽

唐明皇曰數字作上聲譽字作與字說曰數與則無與輪轉為與本數貴則無貴賤

下為貴本轉為與本當存轉以定與賤為貴本當守賤以安貴料戒侯王以賤為本

故致此數與之誤也

王元澤曰數字作入聲與字為譽字說曰知一者以賤為本而內韜至貴故世不得

而貴亦不得而賤苟為已而數致稱譽豈真譽乎

不欲球球如玉落落如石

御註玉貴而石賤一定而不變聖人乘時任物無所底滯萬變無常而吾心常一是

真得一者也故不可得而貴賤孟子曰所惡執一者為其執一而廢百也不欲球球如玉落落如石非知化之聖不能及此是謂上德

河上公曰球球喻少落落喻多玉少故見

貴石多故見賤言不欲如玉為人所貴如石為人所賤當處其中爾

王元澤曰玉石體堅而一定不能曲變非謂一也若夫萬變而常一則其一矣故玉球球貴而已矣不能賤也石落落賤而已

矣不能貴也老氏既明一義恐不悟者執

一不變堅如玉石則失一之理矣夫唯體

一者一貴一賤其德如水方圓柱直應物無窮而不離於一故不得而貴賤以一無貴賤故也此篇義最奧密難言今粗明綱

領而已蓋道生一一則德之全體於物則幾於道者是也

此章以一為宗夫一者天下之至精天地神物貴賤動植咸得一以生成太上恐人執一而不知變又終之以不欲如玉石者

堅如玉石則失一之理矣竊以太上之道始以鍊精為基本次以全神為妙道若基本不立則道無由生故以一為基本猶精而全神也終之以玉石者恐人執於鍊精不能養神假使壽同龜鶴終無莫於神仙

惟精神俱鍊與道合真矣

道德真經取善集卷之六

道德真經取善集卷之七

宋 饒陽居士 李霖集

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

反者道之動

王元澤曰反本則靜靜乃能動譬如秋冬能起春夏也

蘇子由曰反者復也復性則靜矣然其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動之所自起也

仰觀乎天四時之行欽藏於冬而蕃鮮於

春俯察乎地五行有水反流全一而動善時天地之道以反為動故能長久一人受其成形馳其形性潛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

弱者道之用

舒王曰道之用所以在於弱者以虛而已

即在天者而觀之指我亦勝我踏我亦勝我則風之行乎太虛可謂弱矣然無一物不在所鼓舞無一形不在所披拂則風之用在乎弱也即在地者而觀之決諸東方